

后窗
推理

择爱而噬

普璞·主编

爱的阴影，人们共同的幸福
蒙住他双眼的不是闪亮的金属
也不是墓穴的大理石，而是玫瑰。
就像在镜子的那一边
他孤身一人沉湎于他复杂的命运
去臆造可怕的梦魇。

博尔赫斯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普 璞 · 主编

择爱 而噬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择爱而噬 / 普璞主编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8.6

ISBN 978 -7-221-08122-3

I. 择… II. 普… III. 推理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2295 号

责任编辑: 杨建国

装帧设计: 韩 捷

择爱而噬

普 璞 主 编

出版发行: 贵州出版集团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: 550001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/32 787×1092mm

印 张: 9.25 插页 8

字 数: 155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7-221-08122-3/I·1683

定 价: 25.00 元

他害怕另外的阴影，
爱的阴影，人们共同的幸福
蒙住他双眼的不是闪亮的金属
也不是墓穴的大理石，而是玫瑰。
就像在镜子的那一边
他孤身一人沉湎于他复杂的命运：
去臆造可怕的梦魇。

——博尔赫斯《埃德加·爱伦·坡》

卷首语

2006年,我编辑了第一本“后窗”短篇推理小说集《跨越第十三层楼的谋杀》,当时的想法是试水。在那时,诚实地说,中国原创推理受到的关注很少,作者也少,只是长年累积之下,还是有一些精品。我把它们整理出来,终于得以付梓,就像完成了一个心愿,别的没有想太多,也没想到出版之后好评如潮,不论圈内的作者,业内的编辑,还是普通的读者,都十分赞赏这本书。这让我在意外的同时,也感到了欣慰。

今年,已是2008年,两年后的现在,情况已和当时不同。总体来说,推理这种最具智慧含量的类型小说,已经越来越受各方的重视。越来越多的媒体、出版机构已经参与其中,越来越多的读者也从对其不了解,甚至误解转而成为了它的拥趸,这对于专职从事于推理小说写作的我而言,怎么说都是值得喜悦的。

如果让我来略谈一下最近两年原创推理小说的状况,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,那就是优秀的作者越来越多,他们的短篇在质和量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,很多作品已经完全不亚于西方国家和日本优秀短篇推理小说的水平。平心而论,如非从事这个行当,我也不太会大量地阅读本土推理作品,而会一心阅读外国的名家名作,并会对中国原创推理小说有不小的排斥,自然,这就会错失很多我们中国人自己写出的优秀推理小说,假如真是这样,这实在是一大遗憾。

接下来我想说的是,当你阅读到这篇文字的时候,你离那些优秀

作品的距离仅仅是一步之遥。“最好看的推理作品”，是我们“后窗”唯一的选用标准。每一篇收入在本书中的作品，首先都具备优秀的文字功底，故事情节流畅，引人入胜。然后是推理部分，可谓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，我们选用的每一篇作品，都结合了作者各自对推理小说的理解，而结局也意外性十足，从而把自身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在本书末尾，我结合他们各自的创作理念对作品进行点评，权当抛砖引玉，希望能辅助大家来对作品进一步理解。

有很多人问过我“后窗”的含义，它并非取自于希区柯克的作品，虽然他的作品实在太有名了。我只是希望这本书就像一扇没有边框的后窗，当你从书架上拿下来，开启的时候，一个精彩纷呈的推理世界就跃入你的眼帘。在阳光背后，在阴影里面，它们每一篇都演绎着扑朔迷离的故事，演绎着主人公们理性的精华和感性的爆发，却又在悄然无声间反映着人性种种。它是旁人最想看到、当事人最想隐藏的私密风景。

我希望，它会是您书架上一扇不为人所知的“后窗”。

普 璞

2008年2月18日

目 录

卷首语

1

择爱而噬

○ 清流

9

天堂附近的死亡

○ 吴谁

19

另一个世界

○ 普璞

33

度祥、秘笈与我的尸体

○ 普璞

69

香水迷情

○ 狼舞

277	附录二	卡尔的曼妙与密室的凋零	普璞
269	附录一	主编评述	
209	遗嘱	周浩晖	
181	阴差阳错	杜撰	
143	当厄里尼厄斯遇上维纳斯	河狸	
107	故人	青青细胞	
87	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	庄秦	

择爱而噬

清 流

“想送一样礼物给林，他快过生日了，有无好的建议？”

“对他少发点儿大小姐脾气，相信他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”

“切，本小姐向来温柔体贴，林不知多有福气。”

“对对对。”

“你家兰笙和你相隔百里，你嫉妒我和林可以朝夕相对？”

“是是是。”

清漪对着手机笑不可抑，忽然瞥见时间不早，于是短信道：“我要去吃饭了，林大概已在等我了，下午再见。”

果然在窗口看见林枫等候的身影。下楼去，手机又响：“嗯，我也吃饭去了。下午见。”

林枫在楼下看见清漪蹦跳而来，上前牵住她的小手，轻抚她的鬓角：“刚才做什么了，这么开心？”

“没事。和人发发短信。”清漪含笑和林枫挽手向食堂走去。忽见一熟悉人影闪过，姚行远分明已看见她和林二人，偏做出一副目不斜视神态。清漪又捂嘴笑个不停。林枫不明所以，只欷身过来吻她，方才止住这笑意。

林枫和姚行远是性格截然不同的男生。林枫温柔沉默，尽管这沉默有时会显出几分冷漠来。姚行远则豁达明快。清漪与他的交情自实

习开始。医学院的生活沉闷清苦，加上清漪不喜交际，大三以前她只远远见过行远背影，不过他的笑容给清漪留下深刻印象。实习时两人竟分作一处。彼时行远也有了女友，是二人同班同学茅兰笙。不过兰笙被分到其他医院实习，离学校远得很，故而不能常见。

亲近的同学爱叫清漪“漪漪”，轻声中含温存之意，林枫也如此。行远偏不，他喜欢用一把戏谑声调叫她“小清同学”，本不是多言善讪之人，却似乎爱看她羞恼模样。有次行远生病请假一日，清漪一人在科室实习，突觉冷清。第二日，行远出现，清漪故意沉默。行远纳闷：“今天某人怎么不叽叽喳喳了？”“某人嘴巴里长了溃疡，好痛。”回答半真半假。“哼哼，莫非某人做某种口腔运动时不知节制？”清漪差点扑地：“某人满脑子腌臢念头。”“哈，看，某人被说中了，恼羞成怒……”清漪此时才恍然大悟，昨日的冷清，原来竟是无此人挖苦嘲笑缘故。

清漪下午在医院看见行远，故意问他为何视而不见。行远连呼“非礼勿视”。清漪不睬他，径自坐下来整理病史，半晌忽觉口渴，嚷嚷着要行远请她喝下午茶。行远也不推辞，出去一会儿工夫，买了两瓶胡萝卜汁回来。清漪一见不喜：“我从不喝胡萝卜汁的，味道好怪。”

“是么？兰笙爱喝这个，尤其是农夫果园的，一分钟就能解决一大瓶。”行远有些讷讷。清漪往天空翻个白眼，接过来浅浅抿过一口，就放在了一边。

噫，到底不是恋人，不会清楚所有的细节。

下班后，两人一起走回学校，不过十分钟的步骤。但略晚些，就会在半路遇到来接清漪的林枫。这个时候，行远会微微一笑，独自走开，

清漪则蹦跳走到林枫面前，后者温柔牵过她的小手。

第二天少不了受行远讥笑：“受不了你们两个，拜托不要那么旁若无人好不好？真是拿肉麻当有趣。”

清漪总是嗤笑：“你嫉妒。”

其实也并非一直那么和谐。清漪有小女孩儿常有的多疑、任性，有时免不了鸡飞狗跳。林枫总是等她发泄过后静静拥抱她。这份包容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

清漪从十九岁就已认定，林枫是她将要携手一生的人。

行远与兰笙，想必有同样信念。

这天两人当值外科夜班。行远让清漪留在病房看守，自己去了手术室担当实习生的辅助手术。清漪十一点在护士值班室睡下时，他仍未回来。十二点清漪起来，听说出了连环车祸，手术室正忙得焦头烂额。清漪回来躺下。病房走廊里静寂无声。她侧耳倾听，终于也昏昏欲睡。凌晨四点左右，她被轻轻脚步声惊动，起身，推开医生值班室的门。行远已倚在床上沉沉睡去。清漪蹲在他身旁，仔细看他的面容。他眉头微皱，鼻梁笔直，唇角微翘。清漪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。她想伸出手，抚一下眼前面容，又怕他忽然醒来。她蹲在那里直到双腿发麻，终于站起来静静退出。

她到底没有伸出手去。

她渐渐发觉行远的异样。那样精力充沛的一个人，也开始显出倦怠来，白日里也昏昏欲睡。清漪无意中发现他居然吞食止痛片，因为头痛。“有没有搞错，你是学医的哎。”推他去看病，人就在医院里实习，他也说没空。“就是上手术台拉钩太累了。”他淡淡地说。清漪知

道他家境不好，周末两天都在外面担任几份家教，好像平时晚上也去。平日里没有多余花销，却舍得为兰笙买她心爱之物。

“今天一定要看医生，”这天清漪发现他居然在写病史时睡着，终于发狠说，“我陪你去。”

“今天不行，今天要去看兰笙。”行远露出歉意的笑容。

“兰笙若是知道你天天这副德行，一定也会逼着你去检查一下。”行远脸上闪过不悦之色，又笑：“你好啰嗦。”

直到行远在手术室昏倒，被送至急诊室急救，清漪才知道，他的尿素氮和肌酐值已升到可怕高度。诊断结果是慢性肾小球肾炎引起的肾功能衰竭。简单地说，就是尿毒症。

清漪张大嘴巴。怎么可能？这哪是她认识四年多的行远。她每日目睹他身姿矫健。什么时候变成病榻上的绝症患者？然而行远还是一如既往地微笑：“发什么呆？今日的尿毒症哪有那么可怕？我没事。”

行远住院。清漪一人在医院孤单来去。林枫照常会来接她，紧紧握住她手。

有空她会去看望行远。他精气神尚可。这天他说：“兰笙快要过生日了，送她什么礼物好呢？”清漪发现他面孔上显出从未有过的天真。她怔怔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想像林枫对她那样去抚他鬓角。行远却似乎有些心不在焉，他说：“你该走了，坐半天了。科室这么有空么？”清漪道：“我给你削只苹果再走。”说着转身去拿，身后响起行远吞吞吐吐的声音：“兰笙，她过会要到了……”

“……”清漪愣了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他是什么意思。她“哦”了一声，声音却迅速冷淡下去。走出病房后，她在走廊里收到行远消息：

“对不起，你生气了吗？”她没有回复。

第二天天气很好。二月的天空，显出与冬季不符的清冽之色来。医院来了好多新病人，写入院录让清漪狠狠忙了一阵。终于空下来的时候，她想起行远，她还没有回他的消息。她打开手机，愣了一会儿之后，写下：“我没生气。你今天感觉好么？”然后发送。

等了好久都没有回音，她有些莫名不安起来。正犹疑间，一个同学气喘吁吁地闯进来：“漪漪，你还坐着？快去看看，行远他……”

赶到病房的时候，行远的身体已被盖上了白布。清漪愣在那里。兰笙已经到了，伏在白布上放声大哭。好多同学都在。清漪将那白布瞅了一瞅，再瞅了一瞅。她还懵懂着，心想：行远这是怎么了？大家都在做什么？她觉着眼睛有些酸涩，似乎睁不开来。清漪想：我要睡了，这么快就入了梦。哭声渐渐远了，行远终于也像他的名字那样，渐行渐远。这白色，隔绝了他和清漪，隔绝了这个有感知的世界。

行远死于高钾血症导致的心律失常。这本不是尿毒症常见的死因。他死得很突然，前一日他还是好好的。清漪在白茫茫之中看见他放在床头的手机。他应该还没有看过她的消息。前一日，她是生着闷气走的。她永无机会再对他说：“我并没有生气。”也许他知道，也许不知，已经没有人能再了解。

晚上，清漪伏在林枫怀里问他：“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林枫将清漪的头轻轻抬起：“漪漪，”他眼里闪烁着仁慈和洞悉的光，“我们都知道人会死，”晚风里他的声音冷静，二月天，到底是凉的，“而相聚的缘分不可强求。”

清漪终于放声大哭起来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清漪的面孔恢复了沉静。她每日里认认真真地写病案,给病人做简单检查,或者上手术台拉钩。这样忙忙碌碌,心里杜绝了想念。夜里,清漪会失眠,她睁大眼睛注视宿舍的天花板,直至天亮。她还是会想起那个蹲得双脚发麻的晚上,注视行远的睡颜,昏暗中未发出任何声音,未碰触他一下。

这天晚上,清漪在昏沉之中醒来。黑暗中她下床来,想去公用厕所。悄无声息地穿越走廊,清漪突然停下来,似乎听见有人在嚤嚤哭泣。侧耳聆听,原来却是熟悉的嗤嗤笑声,是刚回学校不久的兰笙。清漪再走几步,瞥见厕所和浴室之间的走廊上有一点光闪闪烁烁,那是兰笙的手机。

“说到底,有我的错。其实他早就和我说过他头痛,吃不下东西。可是,我一直没有催他去看病。他做家教很辛苦,因为我老是喜欢买那些奢侈品。”

清漪伏在黑暗之中一动不动。

“不过我也算对得起他啦,和他好了那么久,他连手机都买不起送我。你买了送我,他心中有疑虑,却不敢开口问我。要不是他病来得突然,走得又那么快,我早就和他说分手啦。至少他最后那次见我,我还是把他哄得很开心。他至死都以为我是深爱他的吧。至少没有任何遗憾,不是吗?”兰笙不知是在说服自己,还是说服电话那端。

“……”

“你记性不错嘛,”电话那头不知说了些什么,兰笙高兴了起来,“怎么样,准备送我什么生日礼物?……我要吃海鲜大餐。”兰笙又“哧哧”笑了起来,“什么?我没良心?那你还跟我好?……”

清漪静静退去。

兰笙的生日恰是周五。清漪走进她宿舍的时候，宿舍只剩她一人，在收拾东西。

“祝你生日快乐。”清漪对她微笑。

“咦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以前听行远提过，我和你是同一个星座的呢，只比你晚一个礼拜，所以记住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真巧。”兰笙复又低头收拾，忽然看到清漪手上，拿着一瓶“农夫果园”。

“胡萝卜汁？我最爱喝的。”兰笙舔舔嘴唇，收拾了半天，真有些渴了。

“是么？我却觉得好难喝。一时没注意买错了。如果你不介意我喝过一口的话，拿去喝吧。”清漪微笑着递过。

“那……我不客气了。”兰笙接过来，果然三口两口，瓶子就见了底。

“你喝得好快。”清漪接过空瓶，“晚上去哪儿庆祝呢？”

“哦，几个老朋友聚在一起吃顿饭。”兰笙看看表，“时间差不多了。”

“玩得开心点。”清漪礼貌微笑。走出兰笙宿舍，她把空瓶扔进垃圾筒里。

心里面这时才终于恨意陡生。

兰笙的死引起一场小小风波。医生和膳食学家、营养学家们再次在报纸上重申：海鲜+维生素 C=砒霜，建议吃海鲜前后不宜服用大量维 C，否则可引发惨剧。某医科大学一女生，平日有服用大量维生素习惯，不知是缺乏常识还是一时疏忽，导致服用维 C 后中毒，送医院急救无效死亡。

清漪一边读着报纸,一边倒了杯水,放了片维C泡腾片。她不喜欢吃维生素片,却喜欢泡腾片的橘子水味道。这一管有十片,每片含维C1000毫克。她放了三片在兰笙爱喝的胡萝卜汁里,然后尝了一下,有点怪,就是她不喜欢的那种胡萝卜汁的怪味。

清漪觉得有些累了。她想起林枫,这些日子不知他在忙什么,在路上等她的次数少了。她想出去走走。她的生日也要到了,不知林枫会怎样为她庆祝呢?

校园的路上有些萧索。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,想起行远说过:大家很快就要各奔东西,以后会不会怀念在一起实习的快乐时光呢?那时她笑:那太好了,再没有人天天在耳边挖苦我了,多轻松啊。行远扑地:不会吧!五年同学最后落下这么一个评价?

清漪的嘴角有了些笑意。她想进食堂买杯奶茶,刚进门口却忽然瞥见林枫正和一女孩面对面坐着聊天喝着奶茶。那女孩巧笑倩兮,林枫的脸上,也有她好久不曾见过的温暖笑容。

清漪默默看了一会儿,复又走出来。她的背不知怎的,远远看去竟有些佝偻。清漪慢慢地走。路有些萧索。

突然她听见背后传来熟悉脚步声。一把清朗声音,带着戏谑声调:“小清同学?”

清漪缓缓抬头,缓缓转过身去。

身后空无一人。

天堂附近的死亡

吴 谁

一

没有收信人,也没有署名。有着薰衣草芳香的信纸上,只有寥寥几句:

空中小姐在飞机上递了一杯酒给牧师。

牧师问:“现在离地面多高?”

“两万英尺。”

牧师笑道:“我还是不喝了,这里离我们总部——天堂太近了。”

看到这个笑话的时候,不由得想,要是我死在很高的地方,是不是能更快到达天堂呢?”

二

这封莫名其妙的信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随身的包中,让我纳闷了很久。

不请自到的信,要么是情书,要么是恐吓信,一个天堂一个地狱。但这信文绉绉,看上去倒像是少女的日记……或是遗书!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